

能就其事館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東帛加壁安車以請其
輪駕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輅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
公時已八十餘年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
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為大中大夫舍東
邸議明堂事

何武獎善 前漢

何武字君公成帝時為大司空封況鄉侯為人仁厚好進士獎
稱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為公卿薦之朝
廷此人顯於世者何快力也世以此多稱焉

丙吉舉賢稱職 前漢

丙吉字山卿宣帝時為丞相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
曰君卿有良謀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擇

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明於
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
詳平天下自以不克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博厚備於行
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
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
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為
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
吉為知人

鄧禹薦寇恂 後漢

鄧禹字仲華從光武定河內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
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
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

東漢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國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
宛拘文武備足有牧人御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
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鄧禹薦吳漢

吳漢字子顏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
多知之數相薦舉及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
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聞數與吳漢言其人勇執有
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

陳寵壬人

陳寵字昭公為廣漢太守舉王渙為功曹當職制斷不避豪右
渙大行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
曰臣聞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

帝大悅而渙由是顯名

虞謝薦杜

虞謝順帝時為尚書僕射以左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
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自
聖不可為容容多後禍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
遭難虎以為驚戒實才士臣寒寒之節周公漢成王之風宜擢
在喉舌之官必有止姍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

王湛舉種嵩

王湛者河南尹田歆外甥也時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
孝廉多貴服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尔助我
水之明日湛送客於大陽郭遙見行嵩異之且嵩父先為定陶
令有財三十萬父卒嵩悉以賑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進趨

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為縣門下史謀還白歆曰為尹得孝廉者
遊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邪謀曰山
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嵩於庭辯詰職事嵩
詞對有序歆甚嘉之召署主簿順帝末為侍御史

曹騰補嵩後漢

曹騰字季與桓帝立封騰為費亭侯遷大長秋漢太后加位特
進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初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
張奐潁川堂谿趙典等時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
史种暠於斜谷間搜得真書上奏太守并以劾騰請下廷尉案
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暠奏騰不為纖介常稱嵩能
吏時人嗟羨之种暠後為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為公乃曹常侍
力為

范遷薦融後漢

本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門徒
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為豐令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為
州郡最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
理狀明帝永平五年入代鮑昱為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
憚之

鍾皓薦陳寔魏書

鍾皓字李明桓帝時人也性溫良篤慎博學詩律教授門生千
有餘人為郡功曹時太丘長陳寔為西門亭長皓深獨敬異寔
少皓十七歲當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
君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曰鍾君似不察人
為意不知何獨識我

二荀繼薦海內名士 魏書

荀彧字文表為曹操謀主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
鍾繇陳羣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郝慮華歆王郎
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為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
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
各顯名荀攸後為魏尚書令亦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論
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或名重天下海內英俊咸宗焉司馬
懿常稱書傳速事吾自耳目所從聞
見建百數十年間賢才未及荀令君若也鍾繇以為荀子
雖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攸或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
子自以不及可得聞乎曰夫名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
明每有大事常先認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
而行或不盡
去願不遠邪

張超薦管寧 魏書

李伯業交紹從兄獻帝時為長安令河間張超嘗為
大尉朱建稱道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
君乃包羅載籍管綜百以登高能觀物知名求之今日選
傳

荀彧薦舉 魏書

荀彧獻帝時侍中守尚書令曹操問或誰能代卿為我謀者或
言荀攸鍾繇是彧言策謀士進彧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太
祖以彧為知人諸所進皆稱職

華歆薦管寧 魏書

華歆魏文帝時為司徒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
帝以安車徵之

鍾會致檄於昭 魏書

袁楷字叔則元帝時為侍中中書令與弟綽皆為名士初楷與

能為耳

蔣欽薦何盛 吳書

蔣欽字公奕孫權時拜別部司馬後拜津右護軍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孫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操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已而欽每稱其善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棄邾奚邾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強有膽量器用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

呂蒙薦陸遜自代 吳書

呂蒙稱疾詣建業陸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據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所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驕

人志大功意驕志逸且務北進水嫌於我有相臨之憂出此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甲冑好為計蒙曰羽素勇難為敵且已據荆州恩信大行無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邾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後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

周瑜薦魯肅 吳書

周瑜為南郡太守病困上疏孫權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時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隕路之日所懷盡矣權即拜肅奮武校尉

代瑜領兵瑜士眾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眾增萬餘人

郭奕用李含

晉書

郭奕字大業武帝咸寧初為雍州刺史時亭長李含有俊才而門寒為豪族所排奕用為別駕舍後果有有位時以奕為知人

賈充薦士

晉書

賈充字公闓武帝時任車騎將軍尚書僕射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始終成就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

周浚舉宗子

晉書

周浚武帝時為侍中帝問浚卿宗後生稱誰為可浚曰臣叔父宗子重臣宗從父子縵稱清臣宗帝並召用之

山濤舉紹

晉書

山濤武帝時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舉紹早事其母甚謹以父得罪請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紹紹賢作卻缺宜加旌命請為祕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

荀勗薦楊珉參輔東宮

晉書

武帝時光祿大夫荀勗表陳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珉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為司徒若以瓘新為令未出者濤即其人帝並從之

輔之舉子傳

晉書

胡毋輔之字彥國西晉惠帝立成都王穎為皇太弟召為中庶子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傳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

字博曰我卒也惟不之吾事則已安復為人使輔之因就與
數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悅之擢為功曹其
甄拔人物若此

王戎薦石偉晉書

王戎字濬冲惠帝時加建威將軍伐吳渡江後慰新附宣揚威
惠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皓朝緇瑛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
之詔拜偉為議郎以二十石祿終其身荆土悅服

桓彝薦徐寧晉書

桓彝字茂倫元帝時累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以疾去職嘗過
典縣遇縣宰徐寧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
亮一往吏部及至都鄙亮曰為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亮曰
人謂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爾

為鎮之即遷吏部郎竟歷顯職

王導為郭範晉書

王導字茂弘元帝時為安東司馬導與帝素相親善導知天下
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祓禊有
童具威儀導與從兄敦皆騎從紀瞻顧榮見之相率拜於道左
導因說帝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以招俊
又况天下喪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乎顧榮賀循此上之望若
引之以結人心則無不來矣乃使導躬造二人皆應命由是吳
會百姓歸心焉

周浚薦吳珪晉書

周浚字開林性果烈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
賤眾所未知浚獨引之為友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浚初不

州郡之辟後仕魏明帝時累遷至陽州刺史隨王渾伐吳濟江有功移鎮秣陵甚有威德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諸將多相襲奪吳將蔡敏守沔中其兄珪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當舉信義以相高而開疆場之上往往襲奪互市慎無為小利而忘大倫也侯者得其書呈浚曰君子人也及渡江求珪得之間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遂薦遷侍中

使翼薦桓溫晉書

庾翼字稚恭成帝時為南蠻校尉與桓溫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嘗薦溫於帝曰桓溫少有雄畧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務畜之宜委以方郡之任必有以濟艱難之勳翼卒以翼為

張既薦謝文晉書

帝時為涼牧府相司馬時石季龍使王擢麻秋發於秦後寇不輟金城太守張冲降于秋於是涼州振動涼主張璠華陽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恒禦之恒壁于廣武欲以持久弊之就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為疆以將為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剋平金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于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任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勳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疆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文薄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殄凶類重華召文問以討寇

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
臣兵七千為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為中堅將軍
配步騎五千繫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
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于中刺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斬首
五千級重華封艾為福祿伯

王胡之薦沈勁晉書

沈勁字世堅父充與王敦構逆衆敗而逃為部曲將吳儒所殺
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舉入勁少有節操表
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勳以雪先耻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
郡將王胡之深異之及遷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將領洛陽上疏
曰臣當滿衛山陵武湯戎狄雖義督群心人思自百然方
時奉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勁清操

國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最多志令
臣府事者見人既悅義附亦眾勁父充昔雖得罪先朝然
戶累蒙曠湯不審可得持垂沛然許臣所上否詔聽之勁既
命胡之以疾病解職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
祐守洛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隨祐効力以助補苴等長
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擊賊頗以寡制眾而德意
純祐懼不能保全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為名哀帝
三年留勁以五百人守城祐率衆而東會許昌已沒祐因
場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為恪所攻城陷被執神氣自若恪
奇而將宥之其中軍將軍慕容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
為人用今若赦之必為後患遂遇害朝廷聞而嘉之贈東陽太
守

慕容恪舉吳王

慕容恪字玄恭前燕慕容皝之第四子也數從皝征伐及僞嗣位累戰有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事恪臨終慕容暉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况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肅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闖關之計言終而死

竟陵王薦范雲

齊竟陵王子良為南徐州南兗州范雲字彥龍並隨府遷每陳朝政得失於子良尋除尚書殿中郎子良為雲求祿齊武帝曰關范雲論事改政當流之子良對曰雲之事臣動相箴諫諫書存者百有餘紙帝索觀之言皆切至咨嗟良久曰不意江表乃

有范雲

王儉舉李嗣

王儉字仲寶梁武帝時為尚書令嘗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為宰相轉御史中丞武帝問儉曰誰可繼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為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道清彥輔乘亦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此蔡子尼之行狀也

僧珍舉李雅

僧珍字元瑜梁武帝時拜南兗州刺史初宋李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李雅曰一百万買宅千萬買隣及僧珍生子李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人少之弗為通彊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武帝陳其才能以為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大有政績

范雲薦沈瑀南史

范雲字彥龍梁武帝時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沈瑀在竟陵王家素與雲善齊末嘗就雲宿臺屋梁柱上仰見天中有字曰范氏宅至是瑀為帝說之帝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及帝即他雲深薦瑀

朱异薦陸驗南史

朱异字彥和梁武帝時遷尚書僕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時有同郡陸驗徐麟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貧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金因出都下驗貴以事權貴朱异其邑子也故嘗有德遂言於武帝拔之與外郎人逸為少府丞太市令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麗

朱异字彥和梁武帝時遷尚書僕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時有同郡陸驗徐麟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

朱异字彥和梁武帝時遷尚書僕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時有同郡陸驗徐麟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

朱异字彥和梁武帝時遷尚書僕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時有同郡陸驗徐麟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

徐陵推薦唐書

徐陵字孝穆陳宣帝太子舍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推周弘正三勳等帝召入內殿曰卿何為因辭而舉弘正曰弘正舊嘗為吏三勳太平中相府長史後種帝鄉賢宗若異賢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乃奉詔及朝儀北侵宣帝命舉元帥袁瓌在溥于暹陸獨曰不然其明辭家在淮左意彼風俗特畧人才當今無過

若於是爭論數日不能決擲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
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足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大都督令忌
監軍事遂克淮南數十州地宣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
人

常景稱溫生大才北史

溫子昇字鵬舉初受學於崔靈恩劬勞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
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為廣陽王深賤客在馬坊教諸奴
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深謝之景曰頃見
溫生深恠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深由是稍知之元魏孝明
帝熙平初東平王元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
餘人子昇與盧仲宣等二十四人為高第於是預選會中
引大匡使子昇當之皆受服而去塞謂人曰朝來驚

子如舉綴收北中

奇馬子如字博素東魏靜帝時仕為尚書人僕射時魏收燕中
書舍人使梁還美時高澄亦求南貨不加以遂讓御少高仲靈
遂止於臺久之後梁使高澄於高歡召和晉陽以為中外府
主簿以受旨並許於高歡貴加以築轉久入行志會司馬子如
奉使霸朝收假其光下知因宴戲言於戲曰魏收天子中書郎
一國大才顧大王借與顏色由此轉府臺

劫秦舉茶毗北史

楊秦字彥道隋文帝開皇中華陰多盜賊好選長史秦薦茶毗
為華州長史在魏為賊身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
繩之無所寬宥因相率事請之曰秦之舉州適以自罰也毗答

立本高宗時為中書侍郎仁傑來明經州刺史
誅黜陟使立本召詔與書于謝曰仲尼稱知仁君可謂
海遺珠矣慈授并州刺史

史嗣薦安石

蘇良嗣唐宗時為雍州長史韋安石與胡廷調說封爵良嗣
之次為元年遷雍州司兵參軍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
用徒勞州縣可乎薦于志后權勝部負然郎遷并州司馬
政

劉憲舉措無遺唐書

唐肅宗時除大僕少卿國史兼脩文館學士遷太常
卿玄宗在東宮時憲為庶子順節
時玄宗在東宮時憲為庶子順節
時玄宗在東宮時憲為庶子順節

師德薦仁傑

師德字宗仁武后時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狄仁傑
才輔政時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擢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
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
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汝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妻仁
傑熱已而歎曰妻公盛德我為所容乃不知吾不速逐矣

元方薦拔唐書

陸元方字希仲武后時擢天官侍郎兼司衛卿或言其
親黨武后怒完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召讓之
舉臣所知不暇問離黨又薦其友崔玄暉有宰相才后怒
復拜驚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

狄仁傑所薦皆名臣 事文類聚

唐武后問狄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必欲早
平許才則有荆川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思東
之為各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
之乃遷秋官侍郎又曰云云卒用為相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崇監
察御史桓彥範太平州刺史歐陽謙叔入率為名臣義謂仁傑曰
天下桃李盡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張循憲舉嘉貞 唐書

嘉貞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武后長安中張循憲為中
書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間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
貞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以
嘉貞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為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為因

嘉貞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武后長安中張循憲為中
書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間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
貞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以
嘉貞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為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為因

嘉貞 唐書

嘉貞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武后長安中張循憲為中
書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間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
貞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以
嘉貞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為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為因

嘉貞 唐書

嘉貞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武后長安中張循憲為中
書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間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
貞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以
嘉貞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為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為因

高安為劉秉之儒子擢浙西觀察判官父入相進歙州刺史
幹疆濟野姪將為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使韓偓表
浴有異行加金紫

祐甫擬授莫不允請唐書

崔祐甫字貽孫仕代宗時遷中書舍人自肅宗至德乾元以來
天下戰討啓焉稟奏故官賞繆系承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
事非賄謝不與官刻塞公路網紀大壞載誅揚館相未幾卒常
哀當國懲其敝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
既異賢異同滯焉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
行未喻年除更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德宗嘗謂曰人言卿擬官
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
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為然

郭子儀薦裴冕

郭子儀薦裴冕
裴冕字季甫代宗大嘗中郭子儀言於帝曰冕首佐先帝
冕於朝復拜輔相心無私治成化時元載秉政冕早所勸引載
德之又貪其表疎且已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
見拜不能興載自扶之代為贊謝

薛嵩與裴澤

薛嵩代宗時遷檢校尚書左僕射裴澤少孤依外家宮河朔嵩
表為澤山令舉賢良方三次禮闈兩陣困不能前有能執易
同舍遂成衣之義澤乘馬極極以濟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
表善之罷左補闕

裴均代

所以馮唐知漢文帝雖有頗牧不祿用也帝感悟謂慶厚曰慶
累為宰相而官無平章事謂何慶厚且道其由章於是復慶
平章事

李甘薦揚中 唐書

李甘字和鼎揚宗時累擢侍御史甘方未顯時以書揚中薦於
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揚中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
卿死中之兄蜀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至中自洛陽走常山二
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狀警意感解以尸還之單
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裂血行路稠人為中泣歸
其子以中勉之中為兒踐操如此未聞執事問唁而書顯之
樹風扶教意耶且卿人能蓋疽剗腥急親之病皆一時安
其間脫之袂上有大禮則差問以果帛今河北驕叛為

而中徒步請尸與夫舍腐忍瘡者孰多中絕
時洛陽兒曹壯於中者皆出其下聞中之賸使洛師憤其
其菲也消帥賻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既慕之矣即有稱中於
上者執事能無恨其後乎其激印自任類此

白敏中薦令狐綯 唐書

勅唐宣宗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葬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
獨見頌而髯者奉祚官不去果誰邪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
曰有子乎對曰儲少風痺不勝用令狐綯今守湖州因曰其為
人宰相器也即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

張儉明幹見薦 唐書

張儉性端慤不事外飾憲宗元和十四年舉進士第一調雲州
幕官故事車駕經行長吏當有所獻聖宗臘雪中節度使進曰

臣境無他產惟慕條發檢一代之寶願以為獻先是上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至開儉名始悟召見容止朴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此顧遇時異踐歷清華號稱明驗

德讓為鳥不呂

韓德讓聖宗時仕為此既極其使不呂統和中伐宋屢任以軍事嘗與文直不相睦問曰爾汝亦何所知文直訟于韓德讓德讓怒問曰未安何得言耶不呂對曰三公吳籍時亦易得韓德讓笑而釋之文直從庸曰公若與德讓相見必為東路統軍德讓又與德讓為六丞相言其善其統軍使太后曰為不呂嘗不與德讓相見其善其相位於臣猶不展况於公乎

王朴

王朴字處微世宗時為樞密使屢載以文章馳名朴為翰林學士未幾卒世謂其能讓

張詠字復之少任氣

張詠字復之少任氣為一節雖負賤客時未嘗下人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部舉之詠以年首薦有風儒張輩者未第詠與題準敏善部將薦軍為首家許其能讓

賈黃中薦呂端

賈黃中字端氏宋太宗淳化二年拜給事中叅知政事素重呂端四人為端出鎮襄陽黃中力薦於上因留為樞密直學士端知政事當世又行之士多黃中所薦引而未嘗言人莫之知

也

謝泌薦張逸宋史

謝泌字宗源真宗時徙知同州遷判吏部銓張逸進士及第為
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泌將薦逸先設几案
置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為朝廷得一良吏廼奏之

士安薦寇準宋史

畢士安字仁叟真宗時遷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
行且相卿士安頓首帝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時方多
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
臣驚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燕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
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又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殉國
臣竊以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陛下用耳

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
其所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

王旦薦士宋史

王旦字子明真宗時加大尉兼侍中時參政李行簡以將作監
丞家居有賢行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帝命就中書問旦
人始知行簡為旦所薦旦凡薦皆人未嘗知旦沒後史官脩貞
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薦云

王旦薦寇準宋史

王旦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真宗嘗命有與入禁使子雍與
直省吏俠扶見于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
天下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
對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帝顧問二人亦不對因曰試以卿意

言之且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遂辭退後旦浚歲餘竟用準為相

王禹偁薦孫丁可充備撰事文類聚

宋真宗時丁謂與孫何齊名翰林學士王禹偁延書於帝曰謂與何可使白衣充備撰由此聲名籍甚禹偁嘗與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而今便合教備撰二子之才似六經

昌言薦賢宋史

昌言字仲謨太宗時舉進士真宗即位遷兵部侍郎嘗推選軍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潭州昌言謂有台輔之量表聞乎且軍岳州平江昌言一見識其遠大以女妻之後皆為賢王禹偁自舉秩擢詞職亦昌言所薦也

仲謨舉韓愈宋史

韓愈字希文仁宗時遷中書侍郎權知開封府時仲謨為宰相呂夷簡差除不平而陰意韓愈以韓愈曰仲重舉臣以公臣之愚陛下所以舉臣以私

胡璠舉韓愈宋史

韓愈字平仁字叔正為翰林學士知密官刑院擇詳議官有中書省曾量征權才美員課同列謂小眾不足白宿竟白之而薦其才足用仁宗聽納同列退而謂曰公固欲白上儻緣是下用奈何宿曰彼之得否不過一詳議官宿平生以誠事主今白首矣忍以毫髮欺平為之開陳聽吾君自擇爾

韓魏公薦歐陽修宋史

韓公屢薦歐陽公宋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士
著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
至今以為謗歐陽備今之韓愈陛下不用臣恐後人如唐謗必
及國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范鎮舉旆應選宋史

宋神宗詔求直言鮮于侁為蔡河撥發應詔陳十六事神宗愛
其文詔近臣舉所知范鎮以旆應選除利州路轉運判官

富弼薦彦博宋史

富弼字彥國宋神宗時為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王安
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將
許之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弼者弼薦文彦博帝默然良久曰
若何如弼亦默然

梁燾引薦宋史

燾字况之哲宗時仕為尚書左丞自立朝一以引薦人物為
事在鄂作薦士錄具載姓名客或見其書曰公所植桃李
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至位執政八年之
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其好賢樂善如此

陳遵薦賢宋史

陳遵性孝友為人寬厚長者徽宗時任部刺史二十年每出行
郡邑必焚香祈天願不逢貪濁吏嘗薦王安中呂頤浩張惇
克家何鑄後皆至公輔世以為知人

陳襄薦章具備事文類聚

陳襄字述古號右靈先生宋高宗紹興初詔曰近得陳襄為章
事起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德行言語政事皆所具備審如所

為斯為盛矣今宜示百辟各舉所知

趙鼎舉凌 宋史

趙鼎字元鎮高宗時都督川陝荆襄辟喻樗為屬紹興初高宗
親征樗見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
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
更屈於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
歸路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俊有重望居閩
人莫愛使其為江淮荆湘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
下之日府庫軍旅錢穀自得專之宣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
樗曰入奏曰今此經畫大計畧定非得大臣相繼
樗後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

公之往來與鼎多所裨益

湯壽乞未嘗詣官 宋史

湯壽字子壽嘉興人四十進士調德安府教授轉國子博士
壽乃朱熹為侍其不幾辭歸朝廷從其請子柯博上疏言
以壽為講官以壽其可啓沃之益曾未論時輒聽其去
必駭物論宜自其去後以殿講職疏上不報

劉珙字共父 宋史

劉珙字共父孝宗時洋中六六同知樞密院事辭不獲因進言
曰王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皆臣所不逮而試窮探聖殿
曠暢軍務曩幸破賊忒謀為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

龜年進賢 宋史

龜年字子壽寧宗時為中書舍人帝嘗謂曰退朝無事恐自

怠惰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以
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一日御筆書朱直書
蒙陳博良彭龜年黃由沈有開李獻京鏗黃艾鄧駒十人姓名
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
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印學官為之尋除侍講遷
部侍郎升兼侍讀

張忠定同薦范張 事文類聚

范延賞者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為守因問曰天使
路來還曾見好官貪否延賞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
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公曰何以言之延賞曰自入縣
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公喜也

大興曰希顏美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

韓琦薦韓絳有公輔器 事文類聚

韓琦初罷相上問誰可以為執政者公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
之器上遂用為樞密副使既而有排毀絳者上曰韓琦之去惟
薦此人朕豈可違

孫抃薦唐介 事文類聚

孫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問曰公未嘗與二
人相識遽薦之何也孫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
耶後二人皆以風力聞天下孫晚為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
政惟薦二臺官為無愧耳

史天澤舉姪 元史

史天澤字潤甫太宗時紹元史天倪職為都元帥姪史梅知中山府事尋遷征南行軍萬戶真經略洵也斬黃善無士卒西向有功上寅天澤引楫入見太宗奏曰臣兄天倪死事時二子尚幼臣受詔攝行府事今楫已成人乞解職授之帝嘉數曰今之事官者多讓官者少卿此舉殊可嘉尚朕自有官與之即以楫為真定兵馬都總管佩金虎符

竇默舉姚樞元史

竇默字子聲世祖時初拜命召奏對皆稱肯不令暫去左右世祖問今之明治道者默薦姚樞即召用之俄命皇子真金從默母賜以玉帶鈎諭之曰此金內府故物汝老人佩服為宜且使太子見之如見我也久之請南還命大名順德各給田宅有司

姚樞舉安童為相元史

姚樞字仲文性警敏多智慮魁岸雄偉善騎射尤攻文辭世祖在潛邸召見應對稱旨命佐卜憐吉帶將遊騎以備南賦負才略卜憐吉帶甚敬禮之兵駐揚州西城樞領騎兵現敵形勢視敵兵亂潛出襲之多所殺獲俄丁父憂樞授金符為總管世宗中統元年改西京參議宣慰司事世祖嘗命安童舉漢人識治體者一人安童舉樞入見數陳時政得失曲中宸慮時世祖銳意圖治樞危言讜論直指面斥是非立判無有所諱帝幸上都嘗召樞下馬步從帝命之騎因問為治大體今當何先樞以任相對帝曰汝其為我舉可為相者樞以安童更天澤對帝默然良久樞曰陛下豈以臣猥鄙所舉未允公議有所感歎今近臣咸在乞未與言陛下裁之帝俞其請樞立馬

言曰有旨問安童為相可否衆驩然呼萬歲帝悅遂以二人並為相

劉秉忠薦文謙 元史

張文謙字仲謙幼聰敏善記誦與太保劉秉忠同學元世祖居潛邸受邢州分地秉忠薦文謙可用召見應對稱旨命掌王府書記日見信任

劉賡先舉讓士 元史

劉賡字熙載幼有文名師事翰林學士王磐世祖至元十三年用薦者授國史院編脩官還翰林為學士承旨燕國子祭酒國學故事伴讀生以次出補吏莫不爭先出時有一生親老且貧賡生有名在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齒頰少請讓之先賡則讓之然也從其讓別為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

士皆知讓之為美德也加光祿大夫

阿沙不花薦母弟 元史

阿沙不花武宗時為懷寧王總軍漠北間今日材可大用者為誰對曰母弟脫脫相才也無以易之遂命從行後果為名臣

哈散薦張思明 元史

張思明字士確出為工部尚書勤政如初仁宗嘉歎之除西京宣慰使會左丞相哈散辭職帝不允其請益堅帝詰之曰朕任奉專邪曰非曰近臣有撓政者邪曰無有也然則何為而辭對曰臣自揆才薄恐悞陛下國事若必欲任臣願薦一人為助帝問為誰朕能從汝哈散再拜謝曰臣願得張思明即日拜見明中書叅知政事比召至車駕幸上都見於道慰勉之曰卿而不負朕注委故朕用哈散言復起汝未幾陞左丞

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較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或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矣自呂為不失今乃於毛先生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遂以為上客

周立請節下下邳史記

周立下邳人文帝時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立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立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人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今處下

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

趙充國願攻羌虜 前漢

趙充國武帝時為中郎將宣帝神爵初時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喻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論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宣帝笑曰諾

公胃自言能為劇縣 晉書

袁甫字公胃晉武帝時為松滋令好學與華譚齊名以詞辯稱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為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為臺閣何也甫曰人各有能亦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

幅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蔬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
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湘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
材不為三公自昔然也最善之除於源令

杜坦論日碑自比南史

杜驥字度世兄坦頗涉史傳宋武帝平長安隨從南還元嘉中
位青冀二州刺史晚度北入南朝常以儉荒遇之雖復人才可
施每為清途所隔坦恒以慨然嘗與文帝言及史籍上曰金日
碑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碑之美誠
知聖詔假使出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
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高祖因晉氏
亂播遷涼土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儉賜隔日碑胡人身為
人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

鮑照詩言感南史

鮑照字明遠宋詩言感南史為古樂府文甚道嚴宋文帝元嘉中
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為河清頌其序其工照好學讀
我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止之曰知位尚卑不可輕作大文
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人豈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致哉大文
夫豈可違編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黨在群隨乎於是
遂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尋擢為國侍郎甚見知賞遷秣陵
令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肯為
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

沈攸之求補白丁隊主南史

沈攸之字仲達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軍南攻朝廷發三吳

之衆沈攸之亦行及至建鄴詣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攸之歎曰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為齊相今求士取肥大者哉

蕭琛桃杖造王儉南史

蕭琛字彥瑜少明悟有才辯起家齊和帝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為儉所識負其才氣候儉宴于樂游乃著虎皮鞋策桃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儉時為丹楊尹辟為主簿

元澹以藥石自喻唐書

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博學尤通故訓武后時進士弟累遷通事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補膾膜膜以供滋膳冬木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青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

日無也

仁美自陳筋力未衰宋史

仁美宋開寶中應募仕太祖補澶州龍衛軍都虞候屢出戰有功遷澶州召見會令諸軍別仁美自陳筋力未衰願對殿殿發二矢上許之既而前奏曰臣老於戎門多成外御罕曾入朝京闕前後征行體被三十餘創今日得對萬無千載之幸僕或備負宿衛立殿庭下一日足矣上顧傳流而笑清亦稱其武幹乃留補馬步軍副都軍頭潛屯北面常以自隨

向通漢上言求進宋史

太宗至道二年上親祀南郊富州刺史向通漢上言聖人郊祀思決天壤况五溪諸州連接十洞控西南夷戎之地惟臣州自昔至今為辰州墻壁障護辰州五邑王民安居臣雖僻處遐荒

洗心事上伏望陛下睿臣勳王之誠因茲郊禮特加優命
通漢檢校司徒進封河內郡侯

群書集事淵源卷之十七

集事淵海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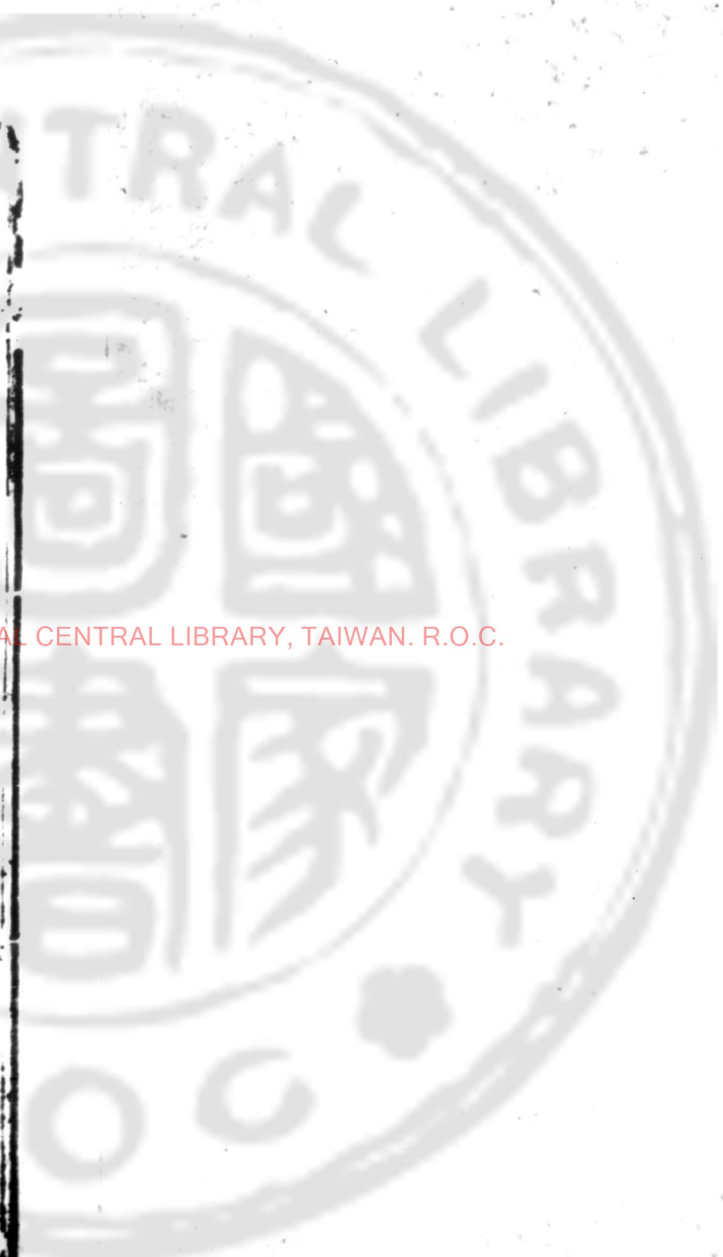
臣門

禮賢

能禮待賢人者

孔融立鄭玄通德門 後漢

鄭玄字康成漢靈帝末黨錮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授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弟子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之屢履造門告高密令為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曰廣開門衢令容高



車號曰為通德門

用賢

人臣能擇用賢才任職者

子產擇能適用

左傳

魯襄公三十一年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車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謀能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辭有敗事

禮士

能敬禮儒士者

無忌折節下士

史記

齊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無忌聞之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之侯生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俛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往車騎自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

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處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

鄭莊招賢置驛

前漢

鄭當時字莊武帝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且常恐不備為大司農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印奉賜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每朝候上闕觀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君恣傷之聞人之善言處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任延禮敬龍丘

後漢

任延字叔時為會稽都尉吳有龍丘長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

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樞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處
優優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掃洒其門僅惟辱焉召之不可
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更使相望於道延年二歲長乃乘輦
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廷辭讓再三遂舉延為合浦太守長尋病卒
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

陳蕃為徐穉設榻

後漢

陳蕃字仲舉漢桓帝時為南陽太守時徐穉家貧常自耕稼非
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張其德穉為公府不起蕃以禮請署
功曹穉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一榻去則懸之

孔融顯榮儒士

後漢

孔融字文舉漢靈帝時為北海相承黃巾殘破之後備復城邑
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璆為方正邴原為有道王

備為孝廉告高家縣為鄭玄特立一鄉名為鄭公鄉又國人無
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木以殯葬之郡人斃子然孝
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令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融性寬
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
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
士執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形融
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而告其短而退稱
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已過故海內英俊皆
信服之

唐彬敬待處士 晉書

唐彬字儒宗晉文帝元康初拜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
人林藪處士皇甫中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靖

相見給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
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

世隆拜韋祖征 南史

柳世隆字彥緒幼孤挺然自立不與衆同宋明帝時遷晉熙王
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齊武帝即位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韋
祖征州里宿德世隆雖已貴重每為之拜人或勸祖征止之答
曰司馬公所為後生楷法吾豈能止之哉

抱真厚幣禮儒 唐書

李抱真進檢校司空實封六百戶唐德宗貞元初朝京師詔還
所鎮抱真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卑辭厚幣數
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徐以禮謝

富公時見康節 事文類聚

富韓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康節天津隱居相近公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康節曰雖冬夏不出春秋時間過親舊則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公謝客戒其子曰先生來必以時見康節一日過之公贈以詩

養士 人臣能待養士者

孟嘗君遷館馮驩史記

馮驩聞齊孟嘗君好客彈劍而見之孟嘗君置之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為吞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欲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肉又五日又問傳舍長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

無忌仁而下士史記
長春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子無不悅

無忌仁而下士史記

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異母弟也王封為信陵君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

平原君謝覽史記

趙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壁者樂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覽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癯之

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願得笑臣者願平原君笑應曰諾
璧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
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過半平原君
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
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璧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
於是平原君乃斬笑璧者美人頭自造門進璧者因謝焉甘後
門下乃復稍稍來

無忌禮待毛薛二公史記

魏公子無忌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
家公子欲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問所在乃間步往從之遊
平原君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天下無雙今吾聞之
乃欲殺之

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其以語平原君平原君
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
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頃平原君客
公子之於趙其怒之乃此門下有公薛公孫王患之使使往
以重於趙名聞諸侯音旋以有魏公孫王患之使使往
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孫王患之使使往
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使通魏王見公子相與
各遣將作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驩
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不敢出

孟嘗待客史記

齊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之孟嘗君

舍業原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
嘗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
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
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
比之客慙自剗士以此多歸之其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
自以為孟嘗君親已

孟嘗君養夏侯章 戰國策

齊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歡夏侯章每言
嘗非毀之也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
言董之蔽善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而奉
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為非也
非毀之為長者以吾毀之也君以身為孟嘗君豈非毀之也

公孫弘開東閣 前漢

公孫弘起徒步數年武帝即位至宰相封平津侯於是起東閣
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
水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

執政待蘇明允 事文類聚

蘇明允宋仁宗至和間來京師既為歐陽文忠所知其名愈著
薄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陽忠獻置酒私第惟文忠與
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為異禮

好士

人臣能悅好賢士者

周公進天下之賢 說苑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

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悒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叔向下見駸篋左傳

那公二十八年昔叔向適鄭驪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社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駸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鼻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勵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介子用人以相荆說苑

介子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

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

孟嘗君以寬獲報戰國策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或以問孟嘗君曰為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者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醜貌而相說者人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居其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願君以此從衛君遊舍人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曰齊衛後世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足下背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為心君聽

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輒以頸血是下衿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善為事矣轉禍為功

曹操待邴原益重

邴原字根矩曹操為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操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操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夕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大驚喜擊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來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考數百人操怪而問之特荀彧在坐對曰獨可省問邴原耳操曰此君名重乃亦願士大夫心或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公宜盡禮以待之

邴之抑情待士

邴之抑情待士南史
邴之字仲達仕宋明帝為寧朔將軍邴之招集才力之人數百人欲過家將母事之不獲單身走入蠻道者既失之歸其母去泰貞既失母乃自歸邴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

竟陵就見何點南史

竟陵王子良齊高帝子也性愛士有何點者字子哲宋明帝時徵為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緇衣酒盃徐景山酒鎗

君子風已持士

邢君牙唐代宗以扈從功封河間郡公初布衣張汾者無紹而于君牙軒然坐客上會吏地簿書以盜沒宴錢五萬君牙怒其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俊今乃與政吏論錢云何君牙慙還釋吏引為上客留月餘以五百緡為謝其屈已好士類此

長孫澄不飲觀醉事文類聚

後周長孫澄雖不飲酒好觀人酣醉嘗恐坐客請歸就中厨別進異饌

胡仲堯好義禮賢宋史

胡仲堯累世聚居至數百口構學舍于華林山別墅聚書萬卷其後子原以延四方游學之士南唐李煜時嘗授寺丞雍熙二年仲堯請湖謝恩賜白金器二百兩拜化中州

神光發廩減市直以賑饑民又以私財造南津橋以資舟楫除本州助教許每歲以香稻時果貢于內東門五年遣使往來賀壽寧節召見仲堯時授試校書郎賜袍笏犀帶又以御書賜之公卿多賦詩稱美

李都尉好客不倦事文類聚

東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韓魏公最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公數以事辭入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夫和李莫能致怒詞時諸公亦不以為介也

識人

能知人賢否者

子高知白公必反國語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
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實之境子高
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毅而不勇直
而小哀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
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哀也用言棄德不淑
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諱而不實者也將焉用之被其父為戮於
楚其心又猶而不潔若其猶也不忘舊然而不以索懷德思報
然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
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
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遽其
怨也者其寵之殺貪無厭既能得入而耀之以大利不仁以長
之思者怨以順其心苟國有與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

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
好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
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惟惡焉欲
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半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威而懼為之上
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德敗國家今一五
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
味其子之謂乎夫唯無疾者能者早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肯
也為之關鑰藩籬而速備閉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為日惕若召
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也其又何善
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于子皙之族而近之安用勝

也其能幾何昔齊駒馬繡以胡公入於具水那歌聞職城誌公於園竹晉長魚矯殺三郤於謝魯圍人犖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之所聞也人求多聞善敗以監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也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不遂使為白公子高以疾間居于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

靖郭君知齊貌辨戰國策

靖郭君善齊貌辨齊貌辨之為人也多疵門人弗說士尉以證齊貌辨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大

上令長子御之且暮進食數年宣王薨閔王立靖郭君之愛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辨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辨曰受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順承視若是者信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邠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辯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為二

閔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

不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辯對曰敬諾靖郭君衣
宣王之衣冠舞其劍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
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
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
不為沮此齊貌辯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

陳軫明於知人 戰國策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
自免也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
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鹿知獵者
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入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網而
逐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進者必取矣舍
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用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

公叔痤知鞅可用 戰國策

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
叔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聽
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孫之賢而謂
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死公孫鞅聞之已奔西
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
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

鮑信知操為天所啓 魏書

鮑信漢靈帝時為騎都尉董卓之亂還鄉里收徒眾二萬騎士
百輜重五十餘乘是歲曹操始起兵於已吾信與弟韜以兵應
之操表信行破虜將軍韜押將軍時素紹眾最盛豪傑多向之

信獨謂操曰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啓遂深自結納操亦親異焉

王朗知孫策規謀不細

王朗漢獻帝時為會稽太守孫策略地江東朗與戰敗乃詣策策之始得朗也謹讓之使張昭問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敢害也留置曲阿曹操表徵朗策遣之操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朗曰策勇冠一世有雋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攘臂而為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為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

荀彧知杜畿國士

荀彧漢獻帝時為尚書令時杜畿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至見侍中耿紀語終夜戒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旦遣

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

傅幹知三傑必濟

傅幹者徵士也劉備初欲襲蜀丞相掾趙雲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則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派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為不濟

陳騫知弘必敗

陳騫魏武帝時為大司馬騫入朝言於武帝曰胡烈牽弘皆見而無謀強於自用非綏邊之材將為國之恥願陛下詳之時弘為揚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為不協相構於是徵弘至復以

為涼州刺史審歎其必敗二人後果失羗戎之和帝乃悔之

華譚知張廷周訪 晉書

華譚字令思武帝時為郢城令過僕水作莊子贊以示功曾而廷掾張廷為作卷教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并擢及譚為廬江廷已為淮陵太守又舉寒族周訪為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為知人

王濟知孫楚不群 晉書

孫楚與王濟友善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為之乃狀楚曰天下英博亮接不群楚後仕惠帝為馮翊太守

劉弘知侃忠能 晉書

劉弘字士行惠帝時荊州刺史劉弘辟為南蠻長史遣先向

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為羊公參軍時侃為南蠻長史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矣陳敏之亂侃其不為侃曰侃出兵禦之曰又慮豫州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誼居大郡統強兵說有異志則荆川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定乎侃潛聞之急遣子洪及姪驍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傳贊而遣之

桓彞深異王導 晉書

王導元帝時為丞相軍容祭酒桓彞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

溫嶠見導無憂 晉書

溫嶠以劉琨勸進表至京辭旨慷慨晉元帝器而嘉之王導周

顏謝琨庾亮並與親善是時江左草創璠珠以為憂及見王導
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

邵悌識會果反 晉書

魏元帝時司馬昭遣鍾會之伐蜀也西曹屬邵悌言於昭曰鍾
會難信不可令行昭笑曰取蜀如指掌而眾人皆言不可唯會
與吾意同滅蜀之後中國將士人自思歸蜀之遺黎猶懷震恐
縱有異志無能為也後鍾會果反於蜀卒如悌量

庾翼知桓溫非常 晉書

庾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略杜乂放浩並有才名而
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
真任耳見桓溫總角之巾便期之以遠略因言於成帝曰桓
溫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宜委以方邵之任

羅含不檢劾高 晉書

羅含字君章穆帝時為新治主簿後桓溫臨州又補征西參軍
羅含使含詣謝尚有所檢劾含至不問郡事與尚累日酣飲而
還溫問所劾事含曰公謂尚何如人溫曰勝我也含曰豈有勝
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溫奇其意而不責焉

郭璞知簡文與晉 晉書

簡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之少子也幼而岐嶷為元帝所愛郭
璞見而謂人曰興晉祚者必此人也元帝封昱為會稽王及廢
帝廢皇太后下詔桓溫率百官迎帝於會稽咸平元年十一月
己酉即帝位

恂知元海非池中物 晉書

劉元海咸熙中為任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後王暉又

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太說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鑿
雖由余日碑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識實如聖旨然其
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
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璉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
下若輕其眾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
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為陛下寒心若舉
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
帥上黨李惠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眾假劉元海一將軍
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於慮之理
也意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曉兵素宣聖威何不盡之
乎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解
其縛也中物也帝乃止後果如恂言

桓溫深識王謝

王珣字元琳弱冠與謝安為桓溫所敬重辟為掾嘗謂安曰
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溫
中原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孝武帝深悅
之轉為尚書左僕射加征虜將軍

王猛論垂人傑

慕容垂避害奔于符堅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
東夷寬仁惠下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略
權智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
義致英毫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
謂我何

尚之識勝異常

何尚之字彥德宋文帝遷為吏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曄狂生
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文帝宜出為廣州若在內憂處不
得不加以鐵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刑
升後進曄事跡未彰便豫相戮斥萬姓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
我為信受讒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也曄後謀反伏誅上
嘉其先見

彥回識高歡必貴

南史

彥回尚宋文帝女南郡獻公主拜騎馬都尉彥回初為丹陽
與從弟焯同載道逢齊高帝彥回舉手指高帝車謂焯曰此非
常人也出為吳興高帝餉物別彥回又語人曰此人才貌非常
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高帝豫馬高帝既平桂陽還中
書省彥回高帝固讓與彥回及衛軍袁粲書陳情彥回曰

不從高帝乃受命

紹叔厚結梁武

南史

紹叔字仲明仕梁武帝為左衛將軍初紹叔累世居壽陽祖
環宋高平太守紹叔年二十餘為安豐令有能名後為榮陽中
從事史時刺史蕭詵弟諶被誅臺遣收詵兵使卒至左右驚散
紹叔獨馳赴焉詵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都司空徐孝嗣見
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梁武帝臨司州命為中兵參軍領長流
因是厚自結附帝罷州還都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帝曰
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他塗固不許於是乃還
壽陽刺史蕭遙昌苦要引紹叔終不受命遙昌將囚之鄉人救
鮮得免及帝為雍州紹叔問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齊
東昏既害朝宰頗疑于帝紹叔兄植為東昏直後東昏遣至